

經部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十四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兌下乾上

伊川先生曰履序卦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夫物之聚則有大小之别高下之等美惡之分是物畜然後有禮履所以繼畜也履禮也禮人之所履也爲卦天上澤下天而在上澤而處下上下之分尊卑之

義理之當也禮之本也常履之道也故為履履踐也藉也履物為踐履於物為藉以柔藉剛故為履也不曰剛履柔而曰柔履剛者剛乘柔常理不足道故易中惟言柔乘剛不言剛乘柔也言履藉於剛乃見卑順說應之義易傳

東萊吕氏曰物畜然後有禮言物惟畜之多故好譬如水積畜多故波瀾自然成文又如燈燭若一燈一燭固未見好惟多後彼此交光然後可觀易說

履虎尾不咥人亨

伊川先生曰履人所履之道也天在上而澤處下以柔履藉於剛上下各得其義事之至順理之至當也人之履行如此雖履至危之地亦无所害故履虎尾而不見咥嚙所以能亨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履者行道之義乾在上天道也天道至大天下之所難履而行之也故有履虎尾之象

履虎尾直取其難非取其爲害也然履虎尾者有

咥人之患履乾之道者雖難而无咥人之患惟有尊之理也孔子言博施濟衆則曰堯舜其猶病諸言修己以安百姓則曰堯舜其猶病諸信乎天道之難履如此易說

新安朱氏曰兊亦三畫卦之名一陰見於二陽之上故其德為說其象為澤履有所躡而進之義也以兊遇乾和說以躡剛强之後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故其卦為履而占如是也人能如是則處

危而不傷矣 本義

彖曰履柔履剛也説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伊川先生曰兊以陰柔履藉乾之陽剛柔履剛也兊以説順應乎乾剛而履藉之下順乎上陰承乎陽天下之正一作至理也所履如此至順至當雖履虎尾亦不見傷害以此履行其亨可知○九五以陽剛中正尊履帝位苟无疚病得履道之至善光明者也疚謂

疵病夬履是也光明德盛而輝光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說雖應乾而二不累五也○无陰柔之累故不疚此所以正一卦之德也並易說

藍田呂氏曰履踐而行也兊有所進居乾之後六三以一陰進逼於乾柔履剛者也履道莫艱於此此履所以名也乾虎也六三進逼於乾履虎尾者也以說應者物莫之傷故不咥人亨也

廣平游氏曰卦之才則以一柔進退履衆剛故有

履虎尾之象然而不咥人亨者說而應乎乾故也蓋說而已不應乎乾則不敬應乎乾而已非說則不和夫敬以和何事不行君子之所履苟在於是則雖暴人之前无虞矣雖蠻貊之邦行矣況於華夏乎故履虎尾不咥人而又亨也君子之所履未嘗不在於禮而禮勝則離今至於履虎尾而亨則其它可知矣此履之善也此合一卦之才言之若就一爻之義則六三蹈虎尾而凶矣故爻彖異辭

猶之彖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而九五言夬履貞厲也○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者兊澤下流故也膏澤下於民則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內省不疚矣此天下所以心悅而誠服也天下心悅而誠服則親之若父母仰之若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可不謂光明矣夫若其據利勢之重阻法度之威以臨莅天下而澤不加於民則民胥咨怨疾首蹙頞而相告矣夫如是則從之者勢也而心背

之事之者貌也而腹非之夫何光明之有易傳并

龜山楊氏曰上天下澤尊卑之分定矣卦之所以

為履也履禮也九三處兌而承乾說而應乎乾者

也禮以用和為貴說而應和之至也用和以往雖

履至危之地无所害矣故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夫

乾剛中正德威而光明矣故履帝位而不疚病也

不疚言安於其位也然獨稱帝位者蓋禮者天地

之別也以天地之別言之則上下之分勢相絶矣

故稱帝焉以言其與天同體也易說

蕭山郭氏曰乾天道也天之道剛健中正唯中正可以應之中則不欺正則不邪持此以履虎尾可也故禮之質忠信而已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履之所以難者以六三之柔而履天之剛德是以難也說而應乎乾則與乾合德是以能履而有不咥人亨之象剛中正九五也履帝位而不疚然後其道下濟而光明疚則不能光明也

剛德常過過則疚剛而不過斯不疚矣故允恭克讓堯所以光被溫恭允塞舜所以文明皆剛而中正者也謂之不疚如此易說

漢上朱氏曰履踐也言踐履之道一柔而履二剛上爲乾剛所履不言剛履柔者三柔履之主也以柔履剛踐履之難處之得其道履之至善也故曰柔履剛此以六三一爻言履之義也卦後爲尾兌爲虎爲口虎口咥人者也乾健也上九極乾六三

以柔履其後上九與三相易上復成兌是履猛虎之尾怒而見咥者也三兌體下說乎人之情上應乎乾上極健而我應之以和雖剛而不忤和而不流柔而不犯推是道以行蹈呂梁之險可也故處乎五剛之間柔而能亨闗乎明曰履而不處其周公乎故曰說而應乎剛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此合兩體言履至危而亨也九五以天德臨下剛不中正有所偏係則君子畏禍將去之小人以柔邪

而進陽為陰所病矣九五中正踐帝位立乎萬物之上无所累其心舜禹之有天下也履道至此光明格於上下矣離為明疚病也陰陽失位為病六三不正五不應之不疚也故夫子贊之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令之王古之帝也獨於履言帝位者易君德而當君位者五卦否无妄同人遯乾體也而无履之時有是德有是時而履是位者唯履而已上下履位物物循理之時也在卦氣

為六月太玄準之以禮易傳

五峯胡氏曰袁渙之荅呂布嚴顔之荅張飛薛包之事父母謝安之待桓温所處至順所言至當皆以柔履剛說而應之故雖履强猛暴戾之地終不見傷害也紂至强暴也而文王徽柔懿恭以事之故能免於羑里以西伯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剛得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其德光大明於天下後世也其亨可知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柔履剛以二體釋卦名義說而應以卦德釋彖辭剛中正又以卦體明之指九五也本義

履虎尾言履危而不見傷之象便是後履前之意隨著它後去　履卦上乾下兌以陰躡陽是隨後躡他如踏他脚迹相似所以云履虎尾是隨後去履他尾也故於卦之三四爻發履虎尾之義便是陰去躡他陽背脊後處伊川却說作履藉說得生受了並語録

東萊吕氏曰履徳之基也履之為卦上乾下兊所謂以柔履剛兊柔也乾剛也兊以柔見履於剛是畢順自處得其分所以履之為義學者踐履其用最切孔子彖辭履虎尾不咥人亨天下之至危者莫如履虎尾今則履虎尾而无吞噬之患自此以往何所不可所謂履者凡履踐之道皆在焉聖人繫之以辭獨舉最危者言之何也大抵學者踐履工夫須於至難至危之處自試驗過得此處方始

无往不利若舍至難至危其它踐履不足道也先難之義也說而應乎乾惟易簡始知險阻若欲履虎尾之至危以剛很不可以機械亦不可惟以柔順和悅則雖處至危之地亦无所不安矣彖又推究其本意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孔子葢以君位言之凡孔子之彖易多是發其大者以示人天下之至危无過於履虎尾天下之至尊者无過於履帝位舉二大端以示人凡履踐之事莫

不在其中矣九五以剛而居中得正然而申之以不疚之辭何也葢履天位至難雖以中正之德若非慄慄危懼用剛之過則夬履貞厲惟是履帝位而不疚然後光明學者當深玩夫子之彖辭自履帝位推之自尊及卑自履虎尾推之自危及安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時位莫不皆在其中矣易說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伊川先生曰天在上澤居下上一作天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為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辯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而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

庶士至於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而分辨上下使各當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易傳

廣平游氏曰天高地下禮制行矣人之所履禮而已故上天下澤有履之象君子觀象於此則可以辨上下上下既辨則民分立而民志定矣此以成卦之體言之也○禮者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

葢上下之分嚴則豐者不爲有餘殺者不爲不足而民志定此先王因人性以制之而理之不可易也其或强有力者竊其非分而有之欲自以爲榮是播其惡適足以發笑而自黙爾所有者非其分既不足以爲榮而身陷不義更足以爲辱愚孰甚焉此臧文仲居蔡所以爲不智也季氏以八佾舞三家以雍徹正類於此而臧文仲當時名大夫必嘗以智稱故仲尼以爲何如其智以明其大者不

知其它不足稱也如以為先王之為禮將以籠天下之愚而拘之則荀卿化性起偽之説行矣譬如令人未仕而服青紫人必以為病狂文仲之愚不幸類此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禮莫大於明分分之不明則為下者不安於下而志不定志不定則覬覦之心生覬覦之心生則陵僭之禍起而亂之所由作也夫天澤定位上下之分明矣六三說而應乎乾則為下而

安於下者也此履之所以成象也故君子觀履之象以辨上下定民志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後世士夫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侈富此蓋民志未定欲其不亂難矣雍曰上天下澤言天道居上則澤必下及也君子之澤无它焉使斯民各安其分无乖爭之變而已故曰辨上下定民志上下既辨則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覬覦又安有不定之志哉易說

漢上朱氏曰天澤相際目力之所極則視之一也而上下實異體不可不辨禮者人所履表微者也坤為民巽為不果疑也故君子以禮辨上下定民志

古之治天下者思去民之疑志以定之爾易說

東萊呂氏曰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天處上澤處下尊卑各得其分大抵尊卑貴賤本皆有定位為尊者處尊為卑者處卑雖萬鍾之祿不自以為多抱關擊柝不自以為寡若是上

下无辨宜賤者處貴宜卑者處尊民志便不定何者才能相若德業相若而一貴一賤安得不生叛援之心乎君子之辨上下本非强以私意安排上天下澤物各付物各隨尊卑之分而已然而尊卑分明无如天地天尊地卑最是上下之辨之大者上天下地反為否何也取象之義又須識所謂上天下澤與上天下地不同上天下澤所謂山澤通氣氣升於天辨位之中自有融通之理此其所以

為履若上天下地天氣不下降地氣不上騰則雖辨而无接此其所以為否也易說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明道先生曰素履者雅素之履也初九剛陽素履已定但行其志爾故曰獨行願也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履不處者行之義初處至下素在下者也而陽剛之才可以上進若安其卑下之素而往則无咎矣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

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无不善乃守其素履者也○安履其素而往者非茍利也獨行其志願爾獨專也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其素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陰累不干无應於上故其履潔素易說○又曰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其外之盛者正蒙

廣平游氏曰中庸言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葢位有貴賤得喪而君子不因其位而改其素也履之初言素履亦猶是也素之為言无飾也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豈借美於外哉孟子所謂不願人之膏粱文繡者是也履此而往則志之所祈嚮者非有徇乎人也獨行其平昔之志而已故曰獨行願也在履之初未交於物故有素之象易說

龜山楊氏曰君子素其位而行素履也不願乎其

外則无入而不自得矣故往无咎初九在一卦之下君子敬修其可願在此時而已易說

兼山郭氏曰初九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初復之始也是以言素易說

白雲郭氏曰素有先定於內之義素定於內則隨事之來履而往之又何咎矣素富貴則可以行富貴素貧賤則可以行貧賤故孔子曰不以其道得

之不處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素富貴貧賤之道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孔子之素履也素履行巳之義非澤民之道故曰獨行願也伊川曰若欲貴之心與欲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其素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在履之下而正安於下不援乎上者也四動而求之斯可往矣往以正不失其素履往成巽巽為白亦素也故往无咎履九五中正君

位也四爻不正初九獨正往之四者將以正夫衆不正獨行願也非厭貧賤也非利富貴也是以往无咎易傳曰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爾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易傳

五峯胡氏曰張良以布衣起為帝者師及功成天下定則從赤松子遊楊秉以儒生起為三公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此安其卑下之素往行其

志願者也故貴勢不能動其心利禄不能亂其操以是而行豈有咎乎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未為物遷率其素履者也占者如是則往而无咎也本義

東萊吕氏曰初九素履往无咎言人當件件守初心如自貧賤而之富貴不可以富貴移其所履惟素履故无咎葢不為地位所移也此最是教人出門第一步易說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伊川先生曰九二居柔寛裕得中其所履坦坦然平易之道也雖所履得坦易之道亦必幽靜安恬之人處之則能貞固而吉也九二陽志上進故有幽人之戒○履道在於安靜其中恬正則所履安裕中若躁動豈能安其所履故必幽人則能堅固而吉蓋其中心安靜不以利欲自亂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中正不累无援於上故中不自亂得幽

人之正易說

藍田呂氏曰二體陽居陰以中自守履道之所尚也履斯以進坦然易行守斯以處保乎終吉隱顯同致无所不宜也

龜山楊氏曰剛中而象柔異乎六三之履虎尾也故曰履道坦坦坦坦者言所履夷易而无難也居中處說而上无應故曰幽人顏淵在陋巷不改其樂是也非中不自亂何以與此苟有應乎上則為

禹稷之事非幽人也古之聖人雖在側微若將終身焉中不自亂故也若夫外騖而以紆朱懐金為樂則利欲交戰於胷中而能不自亂者未之有也其能貞吉不亦遠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居君位而得中九五也居臣位而得中九二也剛中之道自非大人難於兩立此九二所以為幽人之象也履得其道而坦坦平且易也幽人之履如此何適而非貞吉乎孟子曰我无官

守我无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履道坦坦之謂也故惟孟子然後有餘裕不然雖周公大聖人亦有跋疐之患不得為坦坦也幽人則中處道深遠非富貴貧賤所能移大丈夫也况志已素定豈有中亂之道哉易說

五峯胡氏曰黄憲汪汪如萬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非有驚衆險異之行也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之仕憲亦不之拒也行至京師竟无所就

若其中以利欲自亂豈能從容應之若是乎易外傳

漢上朱氏曰二動成震震爲大塗坤爲平衍履道坦坦也道中正也初動二成坎坎爲隱伏初未往二伏於坎中幽人也幽人言靜而无求及初復位動而不失其正幽人之貞也正則吉初之應四動而往靜而來上下无常也而幽人守正所履坦坦者自若其中不自亂也坤爲亂二正得中不自亂也久幽而不改其操者其唯九二乎易傳曰九二

陽志上進故有幽人之戒易傳

新安朱氏曰剛中在下无應於上故為履道平坦幽獨守貞之象幽人履道而遇其占則貞而吉矣本義○履道道即路也伊川這一卦說那大象并素履履道坦坦處却說得好語錄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康節先生曰三皇同聖而異化五帝同賢而異教三王同才而異勸五伯同術而異率同術而異率者必以力以力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歸之故尚爭夫爭也者爭夫利者也取以利不以義然後謂之爭小爭交以言大爭交以兵爭夫强弱者也猶借夫名焉者謂之曲直名也者命物正事之稱也利也者養人成務之具也名不以仁无以守業利不以義无以居功利不以功居名不以業守則亂矣民所以必爭之也五伯

者借虚名以争實利者也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伯伯又不足則夷狄矣若然則五伯不謂无功於中國語其王則未也過夷狄則逺矣周之東遷文武之功德於是乎盡矣猶能維持二十四君王室不絶如綫夷狄不敢屠害中原者猶五伯借名之力也是故能以力率天下者天下亦以力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其斯之謂歟　觀物內篇

伊川先生曰三以陰居陽志欲剛而體本陰柔安能堅其所履故如盲眇之視其見不明跛躄之履其行不遠才旣不足而又處不得中履非其正以柔而務剛其履如此是履於危地故曰履虎尾以不善一作勝履危地必及禍患故曰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如武暴之人而居人上肆其躁率而已非能順履而遠到也不中正而志剛乃爲羣陽所一有不字與是以剛躁蹈危而得凶也○陰柔之人其才不足視不能明行

不能遠而乃務剛所履如此其能免於害乎○以柔居三履非其正所以致禍害被咥而凶也以武人為喻者以其處陽才弱而志剛也志剛則妄動所履不由其道如武人而為大君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大君者為衆爻之主也武人者剛而不德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眇跛履者也爻皆陽而已獨陰位且不當則其用偏廢雖能視能履不足任也位既不

當而以柔履剛必有咥人之凶也體陰居陽不中不正柔邪而為暴亂者也質雖柔而志剛也

廣平游氏曰六三以一陰獨立於羣陽之中而又處非其位故有眇跛之象猶之陰而无匹也眇能視跛能履明不足而行不全也故有武人之象若用此以蹈危其能无傷乎惟武人用此以聽命於大君則處陽而志剛可以有為矣大君剛中正而履帝位者也明足以照理行足以率人故武人聽

命而有為可以无虞而有功矣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三居不當位體柔而志剛非履之正也禮者中而已矣不中不足以有明眇者之視也體柔則不足以與行跛者之履也其視不明其行不正雖居安且不可況履危陷難乎故履虎尾咥人凶陽在前履虎尾也然以成卦之才言之則六三以柔順之質說而應乎乾雖履至危之地无害矣故履虎尾不咥人亨以一爻言之柔失位不

中而上承三陽近而不相得則履虎尾咥人而凶者也易中隨時取義故不同也夫見善未必明而用心剛者武夫也以陰居陽故志剛也由是而進為於君克全者葢寡矣故不言吉凶以其吉凶未定故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離為目六三不正之離也巽為股六三毀折之股也以是為明以是為行不可也六三上下履剛而其體則柔志剛矣而中未能實也且

震為龍則兌為虎兌三見口是以有眇人之象所以見眇无中正將之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三以陰居陽无中正之道又以一柔介五剛之間勢无全人故有眇跛之義也以是而視以是而履所以遇咥人之凶矣夫居五剛之中履於上則不能履於下視於前則不能視於後常有不足之道故眇也跛也遇咥也皆以不足故也位不當者宜以非其所居歟武人三軍之勇者

視不勝猶勝則其視一於進而已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則其履亦一於進而已此所以惟武人可用是道以有為于大君也夫武人可用有為于大君者以其志剛也故爻辭於咥人凶之後繼以武人為于大君而象言志剛不言其凶吉者明武人可用也履之爻六三九五皆有二義亦如否之小人吉大人否亨恒之婦人吉夫子凶皆難以一義明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三離為目兌毀之眇也眇者不能視遠言其智不足以有明也巽為股兌折之跛也跛者不能行遠言其才雖有上九之應不足以相與而行也卦一陰介五陽剛健之中才智不足處非其位柔不勝剛必有凶禍故曰咥人之凶位不當也卦後為尾兌為虎為口履乾之後三往乎上成兌虎口齒之咥人之象六三位不當一也在卦言不咥人亨爻言咥人凶者卦體說而應乎乾應

則以柔應剛以說應健如列禦寇所謂違其怒心也爻則才知不足而有為于大君妄動也是不知宋王之猛者也乾五為君上九大君也兊西方肅殺之氣武也天右行故天事武三居中志也六柔居三志剛也六三往之上九武人有為于大君志剛則決不慮其才知不足而決於有為致咥之道盆成括是已觀六三妄動而凶則知初九之往為吉矣易傳

五峯胡氏曰呂布剛決不常智畧而才小雖統衆為將固不足以濟亂也然以董卓之悖逆而殺之以袁紹之背叛而絶之眇能視跛能履者也其見非能窮理其行非能盡義亦迫劫於形勢因以為功耳使布統御於人遵約束而行則未必不為名將如尉遲敬德之流保其天禄矣以其剛決武暴而居人上自主一方也故躁率妄行謀不中禮義動不中幾會履虎尾蹈危難終為曹操所禽而被

咥人之凶焉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剛以此履乾必見傷害故其象如此而占者凶又為剛武之人得志而肆暴之象如秦政項籍豈能久也本義○武人為于大君必有此象但六三陰柔不見得有武人之象語錄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陽剛而乾體雖居四剛勝者也在

近君多懼之地无相得之義五復剛決之過故為履虎尾愬愬畏懼之貌若能畏懼則當終吉蓋九雖剛而志柔四雖近而不處故能兢慎畏懼則終免於危而獲吉也○能愬愬畏懼則終得其吉者志在於行而不處也去危則獲吉矣陽剛能行者也居柔以順自處者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三五不累於已處多懼之地近比於三能常自危則志願終吉陽居陰故不自肆常自危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履道尚行則虎尾不可不履四以陽居陰質剛而志柔懼而獲吉志行也

龜山楊氏曰以剛處陽處多懼之地履虎尾之象也然而體剛而志柔知愬愬戒懼順以從上故志行而終吉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四近剛決之君處多懼之地而能愬愬恐懼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淵履冰者也豈有

不終吉者哉此聖人居危難之道也志行者不失其所志之謂也舜之志孝也文王之志仁也父頑母嚚而克諧以孝舜居難而志行也出羑里而請除炮烙之刑文王居難而志行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四履三陽之後下有兌虎履虎尾也五剛四近君多懼然以陽居陰謙而不處動成震震為恐懼愬愬也恐懼則敬慎敬慎則動無非正始也履虎尾終也恐懼不失其正而志上行于

君終吉也中為志動則行易傳

五峰胡氏曰東漢之初竇融保據河西專有方面厥後歸命光武以為大司空居近君之地光武剛強明決以法術制馭臣下之君也融嘗專制則光武心忌本處于外入居大官則舊功臣心不平履虎尾也然融謙恭小心有子欲其恂恂守道不願其才能其畏慎可知懇懇畏慎也融能如是不以寵利居成功其志行也故終吉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九四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然以剛居柔故能戒懼而得終吉本義○志行也只是說進將去語録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伊川先生曰夬剛決也五以陽剛乾體居至尊之位任其剛決而行者也如此則雖得正猶危厲也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而未嘗不盡天下之議雖芻蕘之微必取此其所以

為聖也履帝位而光明者也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可固守乎有剛明之才苟專自任猶為危道况剛明不足者乎易中云貞厲義各不同隨卦可見○戒夬履者以其正當尊位也居至尊之位據能專之勢而自任剛決不復畏懼雖使得正亦危道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履禮也禮以用和為貴故曰履和而至九二九四皆體剛而志柔履而和者也故吉六

三體柔而志剛以和為體也而又失位不中和而不以禮節者也故亦不可行九五剛當位而履履而不用和者也故曰夬履貞厲夬謂以剛決而履也居履之時上下之位定九五以剛中正而履尊位其德可謂不疚矣以爻趨時而不以和則非履之善也故雖正亦厲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夬決也剛決不已之辭也以陽居陽剛之過也剛過而自任其剛宜為致凶之道然以

居位正當故特貞厲而已非所謂履帝位而不疚者也彖論中正故發其光明之美爻言夬履故示以剛決之戒道之常變如此位正當者猶以用剛而厲則知位非正當者凶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三履虎尾咥人凶者位不當也九五其位正其德當而貞厲者剛天德不可為首也九五履乎正位當用六三之柔濟乎剛健而說決而和斯可以履天下之籍矣人君擅生殺之柄不

患乎无威患乎剛過不能以柔濟則臣下恐懼而不進人君守此不變危厲之道允爲決三五相易成夬故曰夬履或曰六三不正何以用之義取柔濟剛也易傳曰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未嘗不盡天下之議易傳

五峰胡氏曰夬剛決也堯舜之聖猶曰欽明文思允恭克讓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仲虺稱湯曰從諫弗咈先民時若詩稱文王曰小心翼翼益優游

從容寬大盡下者聖人之容止也能如是則履帝位而不疚矣若自以為居位正當任其剛決不復畏慎則德不能日新往往日退不如其初此危道也故曰貞厲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兑説應之凡事必行无所疑礙故其象為夬決其履雖使得正亦危道也故其占為雖正而危為戒深矣傷於所恃也本義○夬履貞厲如東坡所謂憂治世而

危明主也○夬履是做得忒快雖合履底也有危厲○問履卦以兊遇乾和說以躡剛强之後所以有履虎尾而不傷之象但彖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正指九五而言而九五爻辭乃曰夬履貞厲有危象焉何也先生曰夬決也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又以和說應之故其所行果決自為无所疑礙所以雖正亦厲葢曰雖使得正亦危道也為戒深矣○問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此

是指九五而言然九五爻辭則云夬履貞厲與彖似相反何邪先生曰九五以剛居上下臨柔說之人故決然自爲而无所疑不自知其過於剛耳並語錄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明道先生曰視履考祥居履之終反觀吉凶之祥周至則善吉也故曰其旋元吉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上處履之終於其終視其所履行以考

其善惡禍福若其旋則善且吉也旋謂周旋完備无不至也人之所履考視其終若終始周完无疚善之至也是以元吉人之吉凶繫其所履善惡之多寡吉凶之小大也○上履之終也人之所履善而吉至於終周旋无虧乃大有福慶之人也人之行貴乎有終並易說

橫渠先生曰視所履以考求其吉莫如旋而反下則獲應而有喜也○乘剛未安其進也寧旋並易說

廣平游氏曰視所履之善惡所以考失得之報葢禍福之來必象其德而還之也在履之上為履道之成在我者无非禮矣故其旋元吉其旋者象其履以還之之謂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履道之終視履考祥之時也禮雖以進為文進極而過中亦不可行矣故其終也旋乃元吉旋反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視履者猶洪範之五事也考祥者猶

念用庶徵也其旋元吉猶嚮用五福也禮自外作故上天下澤為履樂由中出故雷出地奮為豫禮主於敬故愬愬終吉用和為貴故夬履貞厲孔子曰履德之基所宜盡心焉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視履猶洪範之五事也考祥猶念用庶徵也其旋元吉猶嚮用五福也雍曰視履而考其祥則其動容周旋之間元吉著矣所以大有慶也大有慶者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祥者吉之先見生於所履者也視我之所履則吉之來可考而知之矣天下之理未有出而不反者也上九所履不邪其旋反者必元吉也陽為大為慶上動以正乃致大有吉慶之道故曰元吉在上三在内為離目視履也上動而三有慶其旋元吉也上履之終故其祥可考焉易傳

五峯胡氏曰曾子寢疾病謂門人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

吾知免夫小子夫人以一善一功一言一事欣然自喜自足而不能有終者多矣焉知君子以天下萬世為消息沒身而後已乎曾子啟手足可謂視履考祥矣必得正而斃可謂其旋元吉矣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視履之終以考其祥周旋无虧則得元吉占者禍福視其所履而未定也若得元吉則大有福慶也本義○視履考祥居履之終視其所履而考其祥做得周備底則大吉若只是半截時无

由考得其祥後面半截却不好未可知旋是那團

旋來却到那起頭處 語錄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廸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陳春熙

欽定四庫全書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十五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乾下坤上

康節先生曰皇帝王伯者聖人之時也易詩書春秋者聖人之經也時有消長經有因革時有消長否泰盡之矣經有因革損益盡之矣否泰盡而體用分損益盡而心迹判體與用分心與迹判聖人之事業於

是乎備矣觀物內篇○又曰乾坤交而為泰變而為雜卦也觀物外篇

伊川先生曰泰序卦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泰所以次履也為卦坤陰在上乾陽居下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和則萬物生成故為通泰易傳

東萊呂氏曰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此最宜詳味履所履也履而不安則俯仰有愧安得泰易說

泰小往大來吉亨

康節先生曰諸卦不交於乾坤者則生於否泰否泰乾坤之交也觀物外篇

伊川先生曰小謂陰大謂陽往往之一作居於外也來居於內也陽氣下降陰氣上交也陰陽和暢則萬物生遂天地之泰也以人事言之大則君上小則臣下君推誠以任下臣盡誠以事君上下之志通朝廷之泰也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君子來處於內小人往

處於外是君子得位小人在下天下之泰也泰之道吉而且亨也不云元吉元亨者時有汙隆治有小大雖泰豈一槩哉言吉亨則可包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泰通也爲卦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爲泰正月之卦也小謂陰大謂陽言坤往居外乾來居内又自歸妹來則六往居四九來居三也占者有剛陽之德則吉而亨矣本義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

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康節先生曰天與人相為表裏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繫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正邪之由有自來矣雖聖君在上不能无小人是難其為小人雖庸君在上不能无君子是難其為君子自古聖君之盛未有如唐堯之世君子何其多邪時非无小人也是難其為小人也故君子

多也所以雖有四凶不敢肆其惡自古庸君之盛未有如殷紂之世小人何其多邪時非无君子也是難其為君子也故小人多也所以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是知臣擇君君擇臣者是繫乎人也君得臣臣得君者是非繫乎人也繫乎天者也觀物內篇○又曰樵者問漁者曰小人可絶乎曰不可君子稟陽正氣而生小人稟陰邪氣而生无陰則陽不成无陽則陰不成无小人則君子亦不成唯以盛衰乎其間也陽六分

則陰四分陰六分則陽四分陰陽相半則各五分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時有盛衰也治世則君子六分君子六分則小人四分小人固不勝君子矣亂世則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謂各安其分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謂各失其分也此則由世治世亂使之然也君子常行勝言小人常言勝行故治世則篤實之士多亂世則緣飾之士衆篤實鮮不成事

緣飾鮮不敗事多成國興多敗國亡家亦由是而興

亡也夫興家興國之人與亾國亡家之人相去一何

遠哉邵子外書

伊川先生曰小往大來陰往而陽來也則是天地陰

陽之氣相交而萬物得遂其通泰也在人則上下之

情交通而其志意同也○陽來居内陰往居外陽進

而陰退也乾健在内坤順在外為内健而外順君子

之道也君子在内小人在外是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所以為泰也既取陰陽交和又取君子道長陰陽交和乃君子之一无之字道長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往自内出也來自外至也陽大而陰小小者未往則陰為内主陽无自而到故小往而後大來否反泰者也故大往而後小來亦若是而已此陰陽之義君子小人進退之象也小人在内而能進君子者未之有也夫天地交則𢇁氳而化醇故萬物通上下交則貴貴尊賢之義明故其志

同内陽而外陰以二體言也内健而外順以卦之才言也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以卦之時言也有其體而後有以成其才有其才而後有以御其時三者備則泰之為泰而吉亨之義盡於此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凡陽稱大陰稱小小者已往大者當來往者屈而來者伸則陽來而變陰上順而從下也其始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故天地交其終也

陽進而陰順故上下交夫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勲成凡賦形於天地受氣於陽陰无不泰也泰者主人道而言是以言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泰通之大者也通不足以盡之故曰泰小大云者乾為大坤為小陽為大陰為小君上為大臣下為小君子為大小人為小總衆類而言之故特曰大小小也三陰升而往三陽降而來故曰小往大來陽來故吉道交故亨天地交萬物之泰

也上下交人道之泰也其志同者君臣同心同德以泰天下者也内陽而外陰天地之道泰也内健而外順乾坤之道泰也内君子而外小人天下國家之道泰也消長者有漸之辭易說

漢上朱氏曰小者自内而往大者自外而來陰陽之氣往來相交故亨交以正故吉吉亨者吉以亨也以天地言之乾坤交而成震震萬物通也天地之泰也以上下言之上下交而二五不失中其志

同也君臣之泰也不交則不通不同則不交此再言泰小往大來所以吉亨也以氣言之内陽而外陰則通以德言之内健而外順則通以天下言之内君子而外小人則通泰者通而治也是故君子内則其道日長小人外則其道日消如是乃能存泰而不入於否矣闗子明曰乾來内坤往外則君子闢小人闔故名之曰泰反是名之曰否作易者其闢君子而通小人之闔也故以君子名其卦在

卦氣為正月故太玄準之以達交易傳

新安朱氏曰論陰陽各有一半聖人於泰否只為陽說道理看來聖人出來做須有一箇道理使得天下皆為君子世間人多言君子小人常相半不可太去治他急迫之却為害不然如舜湯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自是小人皆不敢為非被君子夾持得皆革面做好人了語錄

東萊呂氏曰內陽外陰內健外順則兩得其處使

陽在外則迫陰在內則暗弱矣內君子外小人則小人趨事赴功反為君子所役初不必去小人也蓋內外止隔一壁在處之如何耳易說○又曰泰內健而外順否內柔而外剛何也乾健也坤順也否則上下不交有天地之形而无乾坤之用故不言健順己丑課程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伊川先生曰天地交而陰陽和則萬物茂遂所以泰也人君當體天地通泰之象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生民也財成謂體天地交泰之道而財制成其施為之方也輔相天地之宜天地通泰則萬物茂遂人君體之而為法制使民用天時因地利輔助化育之功成其豐美之利也如春氣發生萬物則為播殖之法秋氣成實萬物則為收斂之法乃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輔助於民也民之生必賴

君上爲之法制以教率輔翼之乃得遂其生養是左右之也易傳○李嘉仲問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如何曰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須聖人裁成輔相之如歲有四時聖人春則教民播種秋則教民收穫是裁成也教民耡耘灌溉是輔相也又問以左右民如何古之盛時未嘗不教民故立之君師設官以治之周公師保萬民與此卦言左右民皆是也後世未嘗教民任其自生自育只治其鬬而已唐棣所編

廣平游氏曰財成天地之道猶言爕理隂陽也輔相天地之宜猶言寅亮天地也寅亮者事功之所及如羲和之職是也此體天地交泰之事也至於爕理則非體道之全而與天地相流通者不足以與此此體天地交泰之道也財者節其過也猶言範圍成者補其虧也猶言彌綸範之使有常則日月无薄蝕陵谷无遷易四時常若風雨常均若此者範之者也圍之使无踰則春无淒風秋无苦雨

冬无愆陽夏无伏陰若此者圍之者也彌之使不虧其體則覆燾者統元氣持載者統元形陽敷而能生陰肅而能成夫是之謂彌綸之使无失其叙則日月代明寒暑迭運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夫是之謂綸易說

龜山楊氏曰天地之氣交通成和泰之象也先王財成輔相體此道而已茍无是道雖有周公之法不行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復隂上而陽下隂往而陽來亦可以謂之交乎不可也復陽來而未中也臨四隂已用二陽當來亦可以謂之交乎未可也臨陽進而未壯也至於泰則上下中而隂陽分小者往而大者來是以謂之交也葢天施復於子地化紐於丑人生自寅成於申故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自子至寅三陽生而三才之道備故泰者可以修人事以奉天時之時也故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

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后君也凡君道者當法之也令夫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運行天之道也然而不能无過與不及之差天人之交勝也若乃聖王在上則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財成之有道也凡物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藏之天地之宜也然而不能无有餘不足之異人事之不齊也若乃聖王在上則東作西成之有序輔相之有政也至於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有君臣父

子天下謂之達道莫不有仁有勇天下謂之達德良知良能皆出於人之性也其或有入於罟擭陷阱而莫之知避其或知中庸之道而莫知可能葢左右之无術也若乃聖王在上則左之右之俾輔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左右之有方也然而三者之序亦何施而可乎葢上治之道有出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不可得而言之其有見於成法者如洪範之五行應之以五事而休咎之徵若合符節是

以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有不可勝言者也其下治之道則至於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之化不可勝紀其有見於政事者若虞夏之九功洪範之八政山林有時藪澤有禁則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至於九敘唯歌有不可勝陳者也在民則天命之謂性我則使生者有以養死者有以葬謂率性之謂道我則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謂修道之謂教我則建用皇極而納之於大中及

其至也嚮之者惠以五福違之者威以六極是以堯舜之民比屋可封用此道也嗚呼是三者非泰之時則不能行泰之時非内健外順之君則不可致君以是而君臨相以是而修輔故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有意於此乎（易說）○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贊化育之謂也（中庸解）

和靖尹氏曰或問天地與我同生會否或疑之荅曰輔相天地之宜者是誰胡不思之天地設位而

易行乎其中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會否又問曰天之所以為天地之所以為地必由於人若无其人則不能為天地豈不是與我同生乎曰如何見得寬曰稷之播種禹抑洪水周公懲戎狄孔子作春秋孟氏闢楊墨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成其能者人也於是天得以為天地得以為地乃知人之所負荷者可謂至重舜人也吾人也我猶未免為鄉人不能盡其道也先生曰甚善此語昔嘗聞於

二先生也又曰寛借先生蜀本王弼注周易嘗點注其中有隅書紙上先生題曰易之道如日昊但患於理未精誠於機會則暗於理者也聖人復生恐不易我之言寛因請問寛見先生此說機會豈非當泰時便可裁成輔相當否時便可儉徳否先生曰非也吾看易逆數也故立是說若既是其時人誰不會如此做政在未到泰之上六便要知泰將極也未到否之上九便要知否欲傾也此謂機

會此吾因易逆數而言

白雲郭氏曰有復姤然後有臨遯有臨遯然後有否泰復姤臨遯陰陽之偏得其正者其泰否乎正故交偏則不交也故曰天地交泰六十四卦之中陰陽得其正而交者獨泰一卦而已此泰之時所以為難遇也泰之時萬物盛極而人不知有節故欲財成輔相焉葢聖人體天地交泰之道財而制之以成人道又因天地生物之宜為之播殖收斂

東作西成以輔相之是以天地交泰之道左右吾民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泰者天地交也財成輔相者以人道交天地也兊刻制坤成物因天地之道而財成之也則物不屈於欲震左兊右輔相也因天地之宜而輔相之則人不失其利左右亦震兊也坤爲民

財成輔相以左右民者立人道也財裁古通用易傳

新安朱氏曰裁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本義

○財成是截做段子底輔相是佐助他底天地之化儱侗相續下來聖人便截作段子如氣化一年一周聖人與他截做春夏秋冬四時○問裁成輔相字如何解曰裁成猶裁截成就之也輔相者便只是於裁成處以補其不及而已問裁成何處可見曰眼前皆可見且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聖人便為制下許多禮數倫序只此便是裁成處至大至小之事皆是固是萬物本有此道理若非聖人

裁成之亦不能得如此齊整此皆天地之所不能為而聖人能之所以賛天地之化育而功與天地參也○問裁成輔相无時不當然何獨於泰時言之先生曰泰時則萬物各遂其理方始有裁成輔相處若否塞不通一齊都无理會了如何裁成輔相得並語録

東萊吕氏曰天地交泰正極治之時也又何必裁成輔相為聖人則不然方且兢兢業業盡其裁成

輔相之道蓋天地交泰雖有時而不可久惟聖人

自有胷中之天地胷中者交泰則有形之天地不

期而自交泰是聖人未嘗有所待也易說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陽爻居下是有剛明之才而在下

者也時之否則君子退而窮處時既一作將泰則志在

上進也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

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茹根之相牽連者故以為象

彚類也賢者以其類進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君子之進必以其類不唯志在相先樂於與善實乃相賴以濟故君子小人未有能獨立不頼朋類之助者也自古君子得位則天下之賢萃於朝廷同志協力以成天下之泰小人在位則不肖者並進然後其黨勝而天下否矣葢各從其類也○時將泰則羣賢皆欲上進三陽之志欲進同也故取茅茹彚征之象志在外上進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茅之為物至潔而其用重拔之則連茹而出君子以其彙征之象也否之時不能无君子泰之時亦不能无小人泰之初上下始交也小者未盡往則豈一君子之力獨能伸哉故以其彙征乃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子小人各從其類不能相入也故言拔茅茹彙征則得志故吉志在外者君子以獨善為內而以澤加於民為外也昔堯用舜而野无遺

賢者其扳茅茹之謂乎易說

漢上朱氏曰茅上柔下剛而潔白君子之象也扳其一則其根牽引連茹而起君子引類之象也茹根也三陽同志外有應初九上應四四來援之成巽初往成震震為蕃鮮巽為白茹者初九之剛也初往則二三同類牽連而進伏艮為手拔茅連茹以其彚征也征正行也利於正行故吉君子在上必引其類將以合君子之類併天下之力以濟其

道於泰不然小人以朋比而强君子以寡助而弱

亦何由泰哉易傳

新安朱氏曰三陽在下相連而進拔茅連茹之象

征行之吉也占者陽剛則其征吉矣郭璞洞林讀

至彚字絶句下卦放此本義○先生問時舉看易如

何時舉云只看程易見其只就人事上說无非日

用常行底道理先生曰易最難看須要識聖人當

初作易之意且如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彚征吉

謂其引賢類進也都不正說引賢類進而云拔茅何耶如此之類要須思量某之啟蒙自說得分曉且試去看因云某少時看文字時凡見有說得合道理底須旁搜遠取必要看得他透今之學者多不如是如何時舉退看啟蒙晚往侍坐時舉云向者看程易只就注解上生議論却不曾靠得易看所以不見得聖人作易之本意今日看啟蒙方見得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葢緣天下之

理若正說出便只作得一件用唯以象言則當卜筮之時看是甚事都來應得如泰之初九若正作引賢類進說則便只作得引賢類進用唯以拔茅茹之象言之則其他事類此者皆可應也啟蒙警學篇云理當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无便見得易只是虛設之辭看事如何應耳未知如此看得否先生然之語錄

東萊呂氏曰初九伊川說雖是但有未盡意當泰

之初賢人彚征人君不能徧識必首先用一大賢則天下之賢人自然牽連而進如舜之選於衆舉臯陶則八元八凱皆進湯選於衆舉伊尹則旁招俊乂如仲虺之徒皆進象曰志在外也謂上三爻是外卦初言在外者蓋否之時斂志在内今時既泰所志在外將以行其志也易說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陽剛得中上應於五五以柔順得中下應於二君臣同德是以剛中之才為上所專任故二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故治泰之道主二而言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四者處泰之道也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无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容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无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

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用馮河泰寧之世人情習於久安安於守常惰於因循憚於更變非有馮河之勇不能有為於斯時也馮河謂其剛果足一作可以濟深越險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葢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一作弘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不遐

遺泰寧之時人心狃於泰則苟安逸而已烏能復深思遠慮及於遐遠之事哉治夫泰者當周及庶事雖遐遠不可遺若事之微隱賢才之在僻一作側陋皆遐遠者也時泰則固遺之矣朋亡夫時之既泰則人習於安其情肆而失節將約而正之非絶去其朋與之私則不能也故云朋亡自古立法制事牽於人情卒不能行者多矣若夫禁奢侈則害於近戚限田産則妨於貴家如此之類既不能一无既不能字斷以大公而必行

則是一有不字牽於朋比也治泰不能朋亡則為之難矣治泰之道有此四者則能合於九二之德故曰得尚于中行言能配合中行之義也尚配也○象舉包荒一句而通觧四者之義言如此則能配合中行之德而其道光明顯大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中行中立之行也若朋比則未足尚也舜文之大不是過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二之德以乾下坤上中正无頗此

所以得尚乎中行

龜山楊氏曰包荒在宥之而不治也治則或傷之矣用馮河過中者不弃也弃之則立賢有方矣不遐遺不忘遠也朋亡不泄邇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如是而已此大臣之任也周公人臣也而思兼三王之事以上下交而志同故也夫為人臣若周公可也世儒謂周公為人臣不得為之功故得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失其旨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昔武王克商召太公而問之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儲胥咸劉厥敵靡使有餘王曰不可太公出召公入王曰為之奈何召公曰有罪者殺之无罪者活之王曰不可召公出周公入王曰為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无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方是時皆商之頑民也武王周公處之如是況包荒

馮河之徒歟泰之九二武王周公盡之矣謂之泰

誓宜无媿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泰之道甚大有三才成能之事故象

言財成輔相非小人可居必大人君子用天德者

可以主之九二之臣是也九二得乾剛中之大德

故荒不治者包而治之馮河之勇者用之幽遠之

士不遺焉是有含容之度而无忿疾之心者非天

德之臣不能至也如是則大者自來而无幽遯之

志小者自往而无干進之心善惡各安其分而天下之朋比亡矣蓋一於大公而无私心則天下有朋者未必用而无朋者未必遺君子小人幸包而容之而其用者必有德遺者必无德也天下曉然知有德必用而无德必遺雖有朋何益也是為朋亡之道也此九二所以得尚于中行之君尚猶配也中行者六五為中以行願之君也洪範以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為皇極大中之道則

彖以九二為光大不亦宜乎九二以君德而為臣
觀爻彖之辭盡坤含弘光大之義矣所謂大人之
事也而不言大人者以否之辭可互見也故乾之
九二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而泰之九二包荒用
馮河不遐遺近之坤之六五黄裳元吉而泰之六
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近之非有得於乾坤用九
用六之道不足以成泰也九二所謂見羣龍无首
者也六五所謂永貞以大終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兌為澤震為萑葦陂澤荒穢之象二之五以陽包陰包荒也坎為大川出乾流坤行於地中河之象也震足蹈川徒涉也徒涉曰憑憑河也勇於蹈難而不顧者也二近五遠不遐遺也陽與陽為朋二絶其類而去朋亡也人狃於泰政緩法弛之時當有包含荒穢之量以安人情用馮河越險之勇以去弊事民隱忽於荒遠人材失於廢滯故戒以不遐遺近已者愛之遠已者惡之大公至

正或奪於私昵故戒以朋亡四者具乃得配六五
而行中道所以然者光明顯大不狹且陋也六五
柔中以下九二剛中而配五坎離日月充滿六
合而无私照其道光大如是則无一物不泰矣易
言道大无所不容者曰光大思慮褊狹者未光大
陋之謂也時已泰矣苟淺中不能容之則輕人才
忽遠事植朋黨好惡不中不足以厭服人心天下
復入於否六五曰中以行願也九二曰中行中道

者所以存泰也横渠曰舜文之治不是過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應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占者能包含荒穢而果斷剛決不遺遐遠而不昵朋比則合乎此爻中行之道矣本義○問泰九二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以九二剛中有光大之德乃能包荒耶為是包荒得尚于中行所以光大耶先生曰易中說以中正也皆是以其中正方能如此此處亦只得做

以其光大說若不是一箇心胷明闊底如何做得

語錄

東萊呂氏曰九二包荒用馮河伊川作兩句說亦好今只作一句包荒則既能包容雖馮河勇力之士亦能用也不遐遺言大抵人當否之時自然憂深思遠至泰時人民安富國家閒暇所失多由慮之不遠殊不知亂每基於治危每基於安詎可遐遺乎若朋亡言惟亂世智者効其謀勇者効其力

不暇為朋黨當泰之時人臣各有朋黨是以漢之朋黨不起於高帝光武創業之時而起於中葉之後唐之朋黨不起於高祖太宗之時而起於文宗之際此泰所以貴於朋亡也惟能盡二者事庶得中道惟得中道故光大也雖然此卦六五君位九二臣位治泰之道盡具於二而不言於五何也蓋以六五中順之君既能委任九二剛中正之大臣則人君之職舉不必自為也易說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伊川先生曰三居泰之中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物理如循環在下者必升居上者必降泰久而必否故於泰之盛與陽之將進而為之戒曰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返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為否矣當知天理之必然方泰之時不敢安逸常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為如是則可

以无咎處泰之道既能艱貞則可常保其泰不勞憂恤得其所求也不失所期為孚如是則於其禄食有福益也禄食謂福祉善處泰者其福可長也蓋徳善日積則福禄日臻徳踰於禄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无往不復言天地之交際也陽降於下必復於上陰升於上必復於下屈伸往來之常理也一作理之常也因天地交際之道明否泰不常之理以為戒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因交與之際以著戒能艱貞則享福可必

易說

龜山楊氏曰平終必陂往極必復此天地之義陰陽之理也九三居天地之際將陂復之時也而在上者不知為君之難居下者不知為臣之不易世方无虞上下荒怠不知相與以警戒則否將至矣泰其可長乎九三在下卦之上人臣之尊位上交之極也知艱貞乃可以无咎不能正固以守之務

為持禄保位之謀則小人之歸而禍將極矣雖有其位其能安享之乎故惟不恤其孚而後于食有福阿意以媚上恤其孚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否泰之道如循環終則有始可不豫戒乎城復于隍則无及矣九三下體之上位已過中故以平陂往復而思戒也艱若周公之无逸也貞若成王之持守也能艱能貞則无咎矣君子能為可信之道以无咎何恤人之必信否也艱貞无

答邦有道穀之時是以于食有福況太平之世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則于食有福明矣九三六四是為天地相交之際天道終矣地道之始故曰天地際也過此以往則未之或知故君子思必陂必復之戒焉○九三艱貞臣道非君道（並易傳）

漢上朱氏曰初二上往四五復位坤平衍也化為山澤平者陂矣若九三不守其位而又往上六坤

復泰將成否故戒之觀无平不陂則知无往不復矣九三在天地之際往者當復泰者當否時將大變唯艱難守貞確然不動乃无咎三與上六有孚者也陰陽失位為憂憂恤也三上相易恤其孚也天地反復之際外之小人必因内之君子有危懼之心乘隙而動著信於我君子應之則大事去矣禍至於覆其宗艱貞勿恤其孚不以利害之心移其守以拒險詖之勢以塞反覆之路自信而已于

食有福矣兊為口三陽為福君子之干禄也修身俟命人之信否无以為也故能永享安榮為有泰之福或曰時運已往艱貞其如何曰天人有交勝之理闕子明曰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大哉人謨其與天地終始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將過於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恤憂也孚所期之信也戒占者艱難守貞則无咎

而有福本義○勿恤其孚只作一句讀孚只是信蓋言勿恤後來信與不信耳○問看否泰二卦見得泰无不否若是有手段底則是稍遲得先生曰自古自治而入亂者易由亂而入治者難治世稍不支吾便入亂去亂時須是大人休否方做得于食有福食如食舊德之食乃東坡赤壁賦吾與子之所共食之食語錄並

東萊吕氏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氣運之常也艱

貞无咎轉移之理也（己丑課程）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伊川先生曰六四處泰之過中以陰在上志在下復上二陰亦志在趨下翩翩疾飛之貌四翩翩就下與其鄰同也鄰其類也謂五與上夫人富而其類從者為利也不富而從者（一无者字）其志同也三陰皆在下之物居上乃失其實其志皆欲下行故不富而相從不

待告戒而誠意相合也夫陰陽之升降乃時運之否泰或交或散理之常也泰既過中則將變矣聖人於三尚云艱貞則有福益三為將中知戒則可保四已過中矣理必變也故專言始終反復之道五泰之主則復言處泰之義○翩翩下往之疾不待富而鄰從者以三陰在上皆失其實故也陰本在下之物今乃居上是失實也不待告戒而誠意相與者蓋其中心所願故也理當然者天也衆所同者時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陰陽皆未安其分故家不富志不寧易說
藍田呂氏曰小畜九五富以其鄰鄰志不同富以
勸之也泰六四不富以其鄰鄰之所願不待勸也
漢上朱氏曰陽實為富陰虛為貧以用也鄰五與
上也陽必求陰陰必求陽陰陽之情也三陽在下
上與三陰相應故陰得其主而安於上君子在內
小人安於外之象也三陽相牽而往三陰失實各
復其所故翩翩然下之初六戍巽巽為雞而五與

上亦從之而復不富而用其鄰也不富者失實也翩翩者回翔而後下之意譬如葉墜井中翩翩而下以井氣扶之也君子初去位小人猶有顧忌君子盡去然後飛揚矣君子有益於世也如此可使一日去位乎兌口戒也上下相應孚也君子往則小人來兌象毀不戒以孚也不正之間獨行正者君子之願也衆正之間而行不正者小人之願也願皆出於中心而分君子小人者正不正之間耳

是以君子艱貞聖人言此明天地將閉上下各復其所雖有聖智莫能止也易傳曰理當然者天也衆所同者時也泰既過中則變矣易傳

龜山楊氏曰三陰在下之物而上行皆失實也故不富然翩翩相從而下復者能不富以其鄰也葢陰陽之往復天地之義理必至也四居天地之際求復之時也其相從而下非為利也出於中心之願故不俟告戒而其誠已孚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翩翩飛之疾也疾飛而趨下從陽葢見幾之君子也陽道常饒而為實陰道常乏而為虛乏而從饒虛而從實理之必然也故翩翩從陽以不富而失實也皆者三陰同志之辭鄰者五也上也不戒以孚則不約而從也不約而從以三陰中心之願同故耳不富主坤言與謙同易說

新安朱氏曰已過乎中泰已極矣故三陰翩然而下復不待富而其類從之不待戒令而信也其占

為有小人合交以害正道君子所當戒也陰虚陽實故凡言不富者皆陰爻也陰本居下在上為失實本義

東萊呂氏曰泰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小人嗜利者也今乃不富以其鄰小人棄信者也今乃不戒以孚葢為三陽所廹同舟遇風之時也君子之於小人其可廹之已甚歟易隨時取義與內君子而外小人兩得其所自不相妨方已丑課程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伊川先生曰史謂湯為天乙厥後有帝祖乙亦賢王也後又有帝乙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稱帝乙者未知誰是以爻義觀之帝乙制王姬下嫁之禮法者也自古帝女雖皆下嫁至帝乙然後制為一作其禮法使降其尊貴以順從其夫也六五以陰柔居君位下應於九二剛明之賢五能倚任其賢臣而順從之如帝乙之歸妹然降其尊而順從於陽

則以之受祉且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者也謂成治泰之功也○以祉元吉所以能獲祉福且元吉者由其以中道合而行其志願也有中德所以能任剛中之賢所聽從者皆其志願也非其所欲能從之乎並易說

横渠先生曰雖陰陽義反取交際為大義易說

藍田吕氏曰六五陰之貴盛者也位尊故曰帝體陰故曰乙乙亦陰之長也

龜山楊氏曰六五柔順而履中忘勢而下交有帝乙歸妹之象焉故能以祉元吉九二處一卦之中上下交際泰之盛時也盛極必反蓋天地之道理之必至也故戒之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言泰之不可恃也易而不知戒則否將復矣故唯艱貞乃吉九三有剛健之才能艱貞者也六四處下卦之上盛極而過中矣蓋陂復之時也陰柔不中无濟時之才恃運而往則羣陰下復以為否理之必至

也其孰能與之六五履尊位為泰之主時之盛衰係乎人君而已而天下隨之以為時也故復言處泰之道而不以時之往復為辭與三四異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泰之時有乾德剛中之臣而上无飛龍之君不幾於不能用乎然泰之所謂天地交者以臣有乾德而居下君有坤德而居上是以謂之交也兼其乾坤之體而不得其全所以為聖人參天地之卦故彖言財成輔相之道也六五以謙尊

自居用坤之六得黄裳之道下下以成其政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有是君有是臣所以能福天下以元吉也元吉非一人之吉天下之吉也所謂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也以祉者以福天下也六五之志在於用柔今之下下行用柔之願而已乙用柔也妹柔之至也非柔之至不足以盡黄裳之道故歸妹黄裳皆稱元吉葢一道也易說

漢工朱氏曰史謂湯為天乙又有帝祖乙有帝乙

陽虎謂帝乙為微子之父而子夏曰帝乙歸妹湯之歸妹也湯一曰天乙京房載湯嫁妹之辭曰无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无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則帝乙湯也五君位乾九二居之帝也帝天德也女以嫁為歸震為長男兊為少女由長男言之妹也六五降其尊位下交九二帝乙歸妹之象五以柔中下交九二剛明之賢而順從之九二

復以剛中上交於五而其道上行五以是成治泰之功則以中道致福而獲元吉也故曰以祉元吉祉福也元吉者吉之至善也夫上交於五者豈唯九二之願亦六五之願二五道行君臣並吉非其願乎故曰中以行願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陰居尊為泰之主柔中虛已下應九二吉之道也而帝乙歸妹之時亦嘗占得此爻占者如是則有祉而元吉矣凡經以古人為言如

高宗箕子之類者皆放此本義○帝乙歸妹令人只做道理譬喻推說看來須是帝乙嫁妹時占得此爻語錄

東萊吕氏曰泰與大有皆以六居五則人君之處盈成者可知矣己丑課程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伊川先生曰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

泰及泰之終將反于否如城土頽圮復反于隍也上泰之終六以小人處之行將否矣勿用師君之所以能用其衆者上下之情通而心從也今泰之將終失泰之道上下之情不通矣民心離散不從其上豈可用也用之則亂衆既不可用方自其親近而告命之雖使所告命者得其正亦可羞吝邑所居謂親近大率告命必自近始凡貞凶貞吝有二義有貞固守此則凶吝者有雖得正亦凶吝者此不云貞凶而云貞

吝者一无者字將否而方告命為可羞吝否不由於告命也○城復于隍矣雖其命之亂不可止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泰極則否非力所支故不可以師其勢愈亂正以命令諭衆然終吝道也故知者先幾艱貞无咎著戒未然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城復于隍上陵下替也勿用師征伐不自上出也自邑告命貞吝戾於列國不足以令諸侯也

龜山楊氏曰治隍而為城陰上升之象城復于隍陰復其所之象也上六泰之終也平者陂往者復泰反為否上下分崩離析之時也命亂而不一衆其可用乎故曰勿用師夫邑者所居之邑也衆不可用而告命不出夫居邑則雖正亦吝矣然泰之終也有剛健之才處之則顛而扶危而持猶可為也故曰吝而已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三无往不復上六城復于隍雖理

之所必然亦始終之戒也六五坤柔也九二乾健也柔順之君剛健之臣而有應焉皆中而未正也故有歸妹之辭焉以斯道也當斯時也所以為泰也有祉福之盛故五曰以祉元吉二曰得尚于中行也禮云君佩倚則臣佩垂君佩垂則臣佩委若泰之甚无以復加惟歸妹則可矣堯降二女亦由此道非知進退存亡之君其孰能與於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泰極必否故上六城復于隍方是時

也紀綱法度頹毀將絶雖自治且不暇又安能行師以治人之罪乎故直曰勿用師然號令雖宣亦且褰而不通不過於告自邑止於近者小者而已雖固守是道益可鄙也且泰之過極則有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之象故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所以戒臣之剛也上六城復于隍所以戒君之柔也城之所以為城者以有立也城反于隍君道圮矣上下之命能无亂乎觀此則宜戒於城隍未復之

時也不言凶者何哉泰有持守之道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六治極而亂以一卦言之闕土為隍積而成城泰兑之象城高而墜復歸于隍泰反為否也師衆也坤為衆城復于隍則天地閉塞君失其民故勿用師邑二也巽為命泰兑口為告坤為亂四之初成巽告命也五之二自邑告命也上之三成坤其命亂也當是時雖九五正其道不行于下貞吝也雖自邑人人而告諭之其命曰亂不

可正矣蓋泰之方中君臣同心乃可以治泰過此則變必至於大亂而後已易傳

新安朱氏曰泰極而否城復于隍之象戒占者不可力爭但可自守雖得其貞亦不免於羞吝也命亂故復告命所以治之也本義○自邑告命是倒了邑是私邑却倒來命令自家雖便做得正人君到此也則羞吝○且如城復于隍須有這箇城底象隍底象邑底象城隍邑皆土地在坤爻中自有此

彖○問泰卦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與城復于隍因言否泰相乘如此聖人因以垂戒先生曰此亦事勢之必然治久必亂亂久必治天下无久而不變之理于善遂言天下治亂皆生於人心治久則人心放肆故亂因此生亂極則人心恐懼故治由此起先生曰固是生於人心然履其運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可也如明皇開元自是好了若但能把捉不至如天寶之放肆則後來亦不應如此狼狽叔重因言觀

聖人立象繫辭當好時便須有戒懼收斂底意當不好時便須有艱難守正底意徹首徹尾不過敬而已卦中无全好者亦无全不好者大率敬即好不敬即不好先生頷之○城復于隍隍是河掘其土以為城又因以固城也勿用師師是兵師凡坤有衆與土之象○上九方泰極之時只得自治其邑程先生說民心離散自其親近者而告命之雖正亦吝然此時只得如此雖吝却未至於凶並語錄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十五